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二十七 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　銓

道鄉集卷二十七

宋 鄒浩 撰

序

邢典序

真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闢闗于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

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横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睹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覼然驚喟然嘆以翁為邈不可際也其後集論語春秋者分為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言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説之意如執規矩以騐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也

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袪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佷佷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奥當自得之姑掇其大槩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旣字潛亨號真淡翁紹聖四年月日序

論語解義序

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其韜晦以就閒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

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道固無滯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謂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賾索隱中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況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

文王之交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跡而刪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紀實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為論語乎夫以論語為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間如之何曰冶金為鐘撓革為鼓聲固藏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聖人曷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亦隨所考而已

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氷解凍釋以詣於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自覃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瑩晦焉顧浩蹇淺何足以與此姑薦所聞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

孟子解義序

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為弒君以周公為未智以匡章為不孝以仲子為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為先務以殃民為可為以戰必克為良臣以逢君惡為無罪非特此也可以有為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桓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

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游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者偏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氣與太和為一而充塞于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

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前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已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為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

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為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楊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

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况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為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為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

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為速化之術而已也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顔淵之於舜為然哉

懐恩録序

余以元豐五年進士賜第獲綴仕版自惟其分未嘗求薦於人然所至薦者輒倍同列既無德行文學政事之實又無家世朋友氣力之助其取而論之使名聲品秩

因以遭遇於時宜必有誤其知者而不可知也夫惟公
心直道為天子求賢能以輔太平之治固不以此為私
恩然恩之所被自非無忘天下之人則豈不知所懷哉
客謂信陵君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
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余嘗三覆斯言夙夜黽勉思有
以稱其萬一又慮歲月浸久或失其詳於是集薦詞而
編次之謂之懷恩錄蓋非特自懷其恩而已又將使子
子孫孫懷之而不忘也懷之而不忘則見其子孫如見

其父祖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蓋必如是而後庶幾可以無愧云崇寧五年四月一日序

易解序

余元祐中為太學博士講易講未終編俄以罪去然易之大旨蓋嘗潛心矣後十年崇寧二年竄處昭州因以循省餘隙北面於易而承教焉始也恍若三聖親以指授然而猶有易也中也卦爻象數一念氷釋然而猶有易也終也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人而人在物而物不

知何者非易邪不知何者是易邪索之而不得也簡之而不得也然則昔之作易者其誰乎今之學易者其誰乎不知誰之所以誰者又其誰乎不得已而喙鳴焉盖作易者以憂患興而學易者以憂患入也作易者以憂患興經著之矣學易者以憂患入未有過於孔子者故曰吾再逐於魯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親戚益衰徒友益散其所以韋編三絶是乃易之所不得遯也五十而學易有易可學也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則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矣孔子易也易
孔子也孔子與易雖大智迷矣予未得為孔子徒者也
然自元祐以來黜於襄州竄於新州又竄於永州昭州
親老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舉天下言罪戾者必歸焉
行年四十有五又適近於孔子言加我數年之時也孔
子於是時前言學易予以是時願學焉幸而得之以進
乎學則所謂可以無大過者尚竊庶幾焉不膛若予其
後也莊子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予既以夫未嘗

有言者容聲於筆端矣於是又為之序以冠之以槩見秋毫

繫辭序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易也豈待聖人作之而後為易乎聖人取易於不可見聞之中而見之於卦爻彖象之内使天下後世由此入易焉耳猶魚兔之筌蹄也猶江海之舟楫也猶諸夏之道路也猶堂奥之門戶也伏羲作易之初八卦而已三畫而已文王益之

而為六十四重之以六爻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未有辭也周公又即卦爻為辭以繫焉而孔子名之謂之繫辭先儒謂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誤矣揚子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又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以此推之文王但益卦重爻未嘗繫辭而繫辭者皆周公也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伏羲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王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周公也三聖一心孔子之

心三聖之心也樂天知命又憂之大也故又為彖象以釋卦爻之辭又為文言以兼釋其彖象又因卦爻彖象而無所不釋以自見其意後之君子視其可以傳卦爻之下者既以別而傳之矣視其不可以傳卦爻之下者則類而傳之於其後且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名焉亦謂之繫辭其為繫辭雖同其所以為繫辭則異矣茲異也秖其所以為同歟是故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以盡情偽文王之事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周公之事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於是乎盡矣孔子嘗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彖而已未及象也而思已過半況并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以觀易易乎易乎捨繫辭而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也試妄言之以議其將來

至行序 為況弟字作

道遠乎哉若大路然行之則千里跬步不行則跬步千

里善乎荀況有言曰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以其所言觀其所行亦庶幾乎允蹈之者故自修身以至為天下國家皆著之書其不與聖人合者葢無幾也先君既取其名名汝矣汝嘗思所以如況者乎嘗思所以求如況者乎思所以如況者必為思所以不如況者而弗為斷然行之勿自畫焉將見於吾家者得汝事親從兄之實知汝能行夫孝弟也覩於吾鄉者得汝事長奉上之實知汝能行

夫忠信也知汝能行夫祖考之訓而不墜也知汝能行夫師友之誨而不墮也自此以往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矣汝之所學所謂至於行之而止者且將無愧於聖人之門而況荀子乎吾故過追先志易汝字為至行而槩見其意俾汝知所以自勉

送劉歸美序

余識歸美舊矣比官淮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宫固無簿書期會之擾擾而歸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法得出

入故相從獨余二人為最昵焉晝席夜燈簡編滿前發
閱交論窮詰根柢間以暇日把酒奕棋或從意所如尋
訪景物物物情來思適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雖樂而不
荒如是者幾年庶幾前哲所謂莫逆於心者於其解官
而行戢舌分袂非義也夫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
乎不聲色而娛不山林而寂不功名富貴而環視無欲
然之恨發於言行形於事業違躒古今而稱願於無窮
皆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峩冠博帶周旋於規矩

之中所在而紛紛及糾察之則能造其樂者何其鮮邪非其志不篤則其才不美或有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祕府之所藏學宮之所布其次如鱗其富如海欲飽觀飫覽而靡有孑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篤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亡治亂有難評之迹探賾解蔽或有小至亦非習迷識緣隙而梗之欲理與事周徧而無餘蘊猶北轅以適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篤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罄俯仰所須

不繼朝夕而貧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吊情義所存不可輙已而私為之累以智効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秉象束金氣奪寒暑俊傑譽頌於前靡曼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成就亦未如之何也已嗚呼鑿壁編蒲以資其勤懸頭刺股以警其怠跬步家園久而不窺者彼何人哉歸美顏悟過人初不經意須刻千言格新而辭暢如春叢花繁如湍流自上而下與人議論決繆逐疑如素講而備嘗者雖耆艾

亦為屈服真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君既不憂貧其外三者顧在所處處之以道而篤其志於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敦重自持而成其才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載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晦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歸美既閒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

送靖檢法序

予先家齊州以明法進初為潁昌掾秩滿用薦者移職

官知縣檢法淮東提刑司余之官廣陵也子先視事期年矣舍宇適連墻每暇日必相從前年春大赦天下赦到吏民會聽於州南門余察子先喜氣浸淫大宅疑之已而語余曰沛然之澤無所不滌而某之自賀特倍於有罪者余應之曰君豈麗於法而幸此者邪豈事有蔵於隱微雖非自取而不能無過失乎何為而自賀特倍於有罪者曰某固未嘗麗於法第以所部既獄成而用刑矣登其書於本司使長見委審其當否其不應流若

死者數獄欲以復而行之則凡用法之吏故失各有罪等級被重刑者流而輕者猶不減杖是不便於人也欲漫滮而不以復則本司正以按刑為職且刑部大理明法者聚焉議而駮之以聞朝廷本司例獲罪是不便於已也二者必居一於此首鼠不决數月矣一日遂釋之喜宜如何是以自賀若此之至也余聞其語矍然驚怳然疑逡巡而告之曰善哉此學士大夫之所當為而或不能者君能之亦過人矣且世之官守者茍便於已於

人奚恤重以當路之威爍爍動人惟恐少失其意如有所委以審當否雖無罪猶將吹毛洗垢文致而成就之期以自逞其才而為己謀非必内深次骨與其人皆仇也其勢如此况真不便於己邪嗚呼君亦過人矣太史公謂法家嚴而少恩君今非特不然而已仁厚篤於誠心有過人者推之於用法之際不以喜怒析律而互輕重也較然明矣昔于公直一獄其後遂享高門之報君之慶豈易量哉君篤於敎子不愛金帛招善士而為之

師始終不衰異時當有頼脫而出者君之慶不獨在一身而又延諸子矣余嘗以是語人或曰齊人多詐未可知徒有其言耳余以為不然苟非躬行君子則或信或詐所在紛紛何必齊多詐雖齊之俗安可一槩以待其人豈所謂不詐詐者脫如是久而不歸又烏知其非有也况聽其言而覸其行如子先之可信者乎於其解官而歸又書以為贈以堅其志庶幾造次顛沛必於是焉幸勿以勢利之在外者奪之以去也

張舜諧字序

舜諧名垂舊字虞臣弗之善也屬某易之曰舜諧盖取舜命垂而曰往哉汝諧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為非所先故五命而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禹棄契臯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於朝垂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之際方且斂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敢當故舜訓之曰俞往哉汝諧且舜作漆器而羣臣咸

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之事而漫無限極者也羣臣已紛然諫矣追想其時茅茨土階之制當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竹矢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舜而凝庶績固無媿乎往哉汝諧之訓也嗚呼舜諧取是以為字豈徒便稱謂於交友之間而已邪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李文紀慕張綱之為人故名綱舜諧其亦有意乎慕垂之為人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為禹

况舜諧之於垂予舜諧故天章閣待制昷之之孫新知
洺朝奉郎次元之子某視之外祖行也今年夏四月舜
諧侍朝奉待次于廣陵所居與泮宮連墻焉時某忝乏
教授之職朝奉忘其不肖又忘其親列之卑命舜諧即
廳之西齋而相與講習自夏徂冬如一日也舜諧家素
富貴乃能敝衣惡食泊然不以外好移其志分陋椽之
下尋丈之地而寄焉晝日一窓夜燈一枝誦書求義節
史綴文矻矻如寒士視世之輕儇子弟憑藉流澤謂天

下莫已若者性質相什百矣先待制以直道事仁宗被遇甚渥推稱名臣輔世長民之績至今為薦紳所仰而朝奉亦方以材見用於時舜諧獨不思紹揚之乎夫學不惟其文惟其行博如惠施詞如史遷行不掩焉君子賤之此某平日所與舜諧詳論而熟講者也踐此言而終始之性質之美奚患不成一日立朝嶷然岳峙富貴不可得而誘威武不可得而屈以其所學發於云為俾人主爭治乎帝舜之盛是亦垂而已矣世之識者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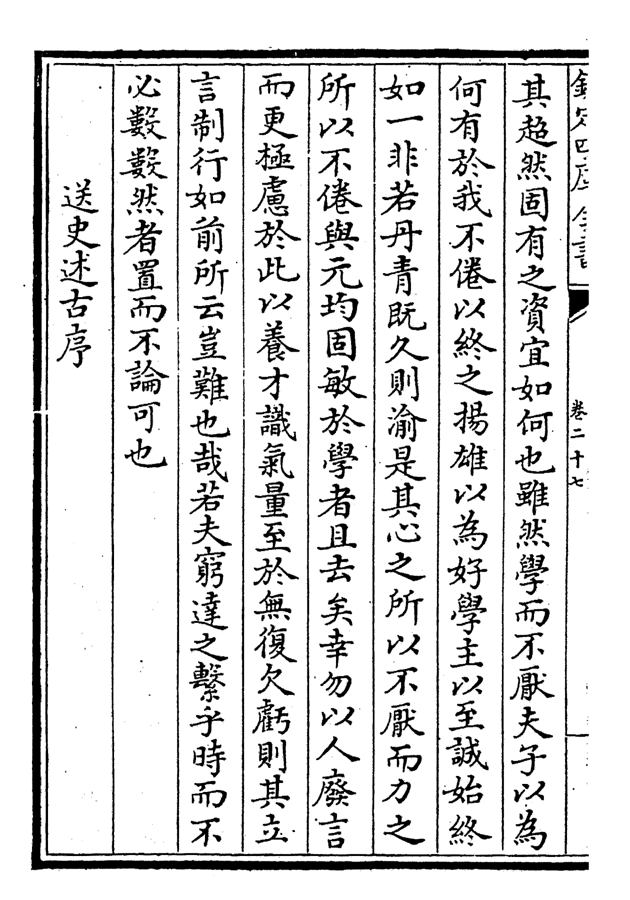
毘陵張公之後不乏人如此某承命易字已因曼衍其說而為之序舜諧隨侍赴治所有日矣并以為贈

送王元均序

識足以覩衆人之所不到才足以為衆人之所不能氣足以當衆人之所不敢量足以包衆人之所不容兼此四者宜其善矣發而為言履而為行或分於道則不學故也以天縱之將聖猶不食不寢謂不如學況其他乎隨其成心而師之凡紛紛之投我而可以蕩情快意者

一切不以自累獨就有道而正焉晦光而窒通虛往而實歸微妙淵深之理宿於至賾吾則得之於經興亡治亂之迹驗於往古吾則得之於史渙然氷釋以會於道而胸中之藴綽乎其地富矣所以養其才識氣量顧不至耶時不吾違則進而輔世建無前之業以澤當年者由此道也伊尹周公是也時不吾相則退而就閒著不刋之書以遺億載者亦由此道也孟軻揚雄是也嗚呼不學其可乎治平中先學士教授鄉里余方童幼不及

聯二三子之列比長因得元均之名於昔嘗親炙先學士而後為善士者中心蔵之為日已久而今也元均官淮南余適抱虛學校獲從以遊静觀徐察遂得元均之實如所聞而加焉盖才識氣量兼有之而志於學者也且古之人樂有賢父兄者為其敎尤易以成已耳元均之父兄直賢而已邪道德文章式矜天下破諸儒之傳注於汨没之餘還學者之聰明於聾瞽之後雖在疎逖莫不興起為其子弟而朝夕於其側者被服積習以成



其超然固有之資宜如何也雖然學而不厭夫子以為何有於我不倦以終之揚雄以為好學主以至誠始終如一非若丹青既久則渝是其心之所以不厭而力之所以不倦與元均固敏於學者且去矣幸勿以人廢言而更極慮於此以養才識氣量至於無復欠虧則其立言制行如前所云豈難也哉若夫窮達之繫乎時而不必數數然者置而不論可也

送史述古序

建康史述古從鄭州曾公辟行有日矣過其所厚晉陵鄒某而問曰吾聞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贈人以言子之愛我非姑息也盍贈我以言乎某於是斂衽避席逡廵而告之曰昔公孫弘為漢丞相汲黯列於九卿而已然燕見之際武帝或不冠見弘至黯則不冠不見也淮南王謀反獨憚黯至說弘如發蒙振落耳此二人同時在朝而武帝淮南王所以待之之異殆天冠而地履子嘗察其所從來乎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日從之遊不少異比欲取之則皆舞
而不下盖天機一揺於中則雖鷗鳥之異類且能得人
於動作態度而不可欺况與我同類最靈於萬物者邪
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已而歌曰彼版築兮
入高宗之夢彼漁釣兮兆文王之卜茍識其所以然之
故兮曷廓廟與空谷春風正駘蕩兮長途兮子按轡其
無速述古矍然曰有是哉有是哉

潁川詩集叙

故人蘇世美佐潁川幕府既閱歲余始承乏泮宮與世美皆江都尉田丞君友丞君知其為僚於此也書來告曰韓城吾里也崔德符陳叔易天下士也東南豪英森森號為儒海吾嘗嘿求二子比者殆不與耳目接予其親炙之叔易方杜門著書不外交德符久之始幡然命駕時裴仲孺胥述之里居舊矣文行籍籍在人口亦喜德符為我輩來也而與盟焉叔易雖未及致而併得二士又過望非公家事撓人則深衣藜杖還相賓主間或

浮清澳欵招提談經議史揖古人於千百歲之上有物感之情與言會落於毫楮先後倡酬以是彌年裕如也世美秩滿且行矣用劉白故事裒所謂倡酬者與衆自為之者與非同盟而嘗與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頴川集傳不云乎詩以道志觀春秋時其君臣朝聘必賦詩一切用古語然識者聽之且前判其治亂禍福不繆況誠動於中而形於外者邪是集也可以觀二三子之志矣世美屬余為之序

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

僕覊貫執經侍先生丈人聞其論當時士大夫落落以文行動天下而集仙裴公與焉比長又得公之文數十篇清明峻拔歸於仁義喟然嘆曰君子人也徑欲裹糧遊其藩而公宰上之木拱矣後數年宦學潁川一日過僚友蘇世美席未展有耴然丈夫子趨西階拜揖已走席尾坐不動如石虎如木雞惟鼻間之息栩栩與土偶人異他日詢世美則曰裴公之子仲孺也屣履見之仲

孺亦不余鄙相好也故雖不得師而得友以自幸仲孺作尉峹巖中方且泝長江絶重湖背斗去數千里與洞庭楓葉爭飄飈昔司馬子長杜子美皆放浪沅湘闚九疑登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祕然後發憤一鳴聲落萬古胥家仰之幾不減六經仲孺之役亦在南方又能文如其行安知非造命者戱一窮之使鼓吹於斯文乎他年蘄蘄世家而多士盡傾有曰小裴君者必吾仲孺也僕將踵門賀曰君果自致於青雲之上是别也毋足悲

送趙教授叙

上踐祚之初文正司馬公正憲呂公相繼秉國政於是以洛陽程先生器業聞上欣納之即日起窮閻侍講邇英閣天下傾其風采殆與耕釣之遇無以異未幾力辭位上不得已俾儀表西都生以便其私又上其印綬屢卻之乃止先生之出處何如哉僕嘗恠士大夫之論方在廣陵則毀之者勝比遊穎川則譽之者勝晚接其門人趙景平而質焉則曰先生之道大矣其可得而言者

無非乎誠敬也敬以立其誠誠以行其敬初若支離四出而卒貫萬物以為一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待物以此誨人彼其出處果若窘於窮達之數而自貳其行者乎可以毋問而毋應矣然後知向之毀譽皆失其實且愧不能自得之以咻於紛紛也景平僕同年兄也怡然稠人中似不能言者久而不見其異遊先生之門而深有得焉者也朝廷命教官滿天下問之西州多曰先生之門人也自淮以往獨未前聞今自景平始矣景平

推所得以自任者與多士共之將見期月之間靡焉而不自知如洛陽之俗非止亳社而已也先生雖堅卧不起其道果不行乎哉僕明年返松江道亳社之北境將訪於識者以信其然否

送許昇秀才還舊隱叙

河南許德制無求於世者也甫九日御風走數百里登嵩高之上四顧無人白眼天地已而訪潁川焉余與德制别十有五年矣余固不意德制之來而德制亦不意

余官學於此也一旦相遇不知日月之遄邁蓋必有使之然者或以詰余曰彼何人哉躬儒者行出釋子語間以道士服易其衣冠古之所謂行怪者歟聖之所禁而詩書不道也子從其遊何說以析衆疑余應之曰若所見者迹也而迹不足以得其心且其來也余始見之則酌酒陳濶更僕劇談恍然如松舟華輅相羊浙水東非示余以故吾者乎蓋鄞江之德制也比再見之則濡毫作篆援琴奏雅矯龍鸞於衡門還春夏於寒室又指三

代以來物亹亹如造柏寢而觀焉者非示余以今吾者乎盖沐淍之德制也至三見之則仰而視俯而笑袖手而言曰吾食肉如何子季棲處如周彦倫吾將無為而無不為如元珪之所告彼勤勤冀顧公之一眄者吾不知也已而嘿然非示余以非今非故者乎余欲以頼川之德制名之而不可得也已乎已乎余不能以曉若矣他日德制見別余為言之德制長嘯一聲策欵叚而去

送田承君叙

熈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議以示寵其視天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盖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輙逗留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名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

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上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隣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

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於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怍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乎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

曰吾苗裔有人

吴通直送行詩叙

元祐八年冬右通直郎吴君伯垂歸老于鄭既閱歲薄遊襄漢間而襄守吕公故人也政成無事方與賓僚揖古人於江山之上清談以終日而伯垂造焉相得喜甚彌月而後别伯垂早以文行為名進士晚以政事為賢令尹一時朋舊在顯途方且挽之以蔚其器業而伯垂自塵表不可奪此邦士大夫凛承其風又因公以從容

其為人故於其行皆有詩繼公後共得若干篇伯garr将以刻石永其好且使子孫知為善當堅久如此蓋非苟然者伯垂名綬時年五十

萬山居士頌常清淨經叙

元祐八年冬予既至襄陽意其邦人必有抱道而隱如古之龐氏庶獲親炙之或謂予曰頃有趙先生者邠人也居市東初不知其異一旦正冠危坐集其所厚善者示頌已倐然而寂郡守天章閣待制吴公雍以其形龕

望于萬山之塔院至今為衆所仰其抱道而隠者歟恨
予不及見也後一年處道踵予門容狀野逸語說縱肆
落落無疑駭可喜退以詢於人則曰此先生之子也自
是相往來日益厚又一年處道頌老子所說常清淨經
適終篇而予造其室遂出以示其言迥非平日為予言
者仰而驚俛而惑忽然而情脫於是知先生之道盡在
處道盖已久矣孰謂父不可傳之於子而子不可受之
於父乎覽者於其頌而契焉知予言不妄處道名務本

今居萬山之東故號萬山居士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叙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其長而機圓智獨又自得於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術遂顯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余曰葬有吉凶失得之驗捷於影響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毫釐則禍起泉下而集其家是誰之過歟欲自脫於天刑難矣或者

視權勢金帛何似而移其心殆謂天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詎敢忽頃有學者憐其勤示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妄情不知所持懼將以喜怒行吾術弗竟與余聽其言而觀其行盖君子人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異於人遠矣丞人之初設心為利去矢人幾何哉特以術驅故卒以仁自異況君子乎通甫葬已千許然其年未老其遊未倦其行術未艾也陰德之積自不可以為量數又況學於其門者必

皆心同之人予今江淮閩浙間由指授以顯者著録逾四十人而踵繼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於四方其所業積又豈可以為量數予通甫有子方七歲知好書成誦日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予惟勉旃以待

道鄉集卷二十七

道鄉集卷二十八

宋　鄒浩　撰

序

呂望之送行詩叙

元祐八年春光禄卿呂公來帥是邦曽不數月政教修明人以説服越明年紹聖改元之初天子躬覽萬幾追復前烈顧江陵控扼溪洞為荆湖一都會於是移公鎮撫之且進直秘閣以寵其行某竊觀先朝舊臣由丞相

而下以次登用殆無虚日如公早被識擢蔚有事功宜已簡在上心久矣兩路十四州又豈留處之地哉賜環以歸取道於此而某等郊迎之期可以前必則是別也若無足動心然公尊崇儒術興建學校所以賜諸生甚厚故各以其有感於中者輙形於言共若干篇非敢以為詩也姑致其區區之意云耳

送郭照赴徐州司理叙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

也其文妙絶當世而行義稱焉嘗銘黄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懐金餽之及覿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少游不妄人物其言二公所以待履常者如此嗚呼士不見貴於世久矣非世不貴士士實不為可貴是以世賤之異時晋文經黄

予爻以輕薄之資輙豪傑自置而士大夫猶汆其聲名
坐門問疾況真賢者乎履常真賢者也惟其所養能致
傅公屣履到門且懷其金而歸故形於文如曾公評焉
豈獨高乎今之世哉求之古人殆不多得前此二年以
草衣為上特起教授於其鄉子往為理與之僚也不必
贏糧重跰不必次以相傳不必誦詩書以上比乎前代
而乃坐獲履常而親炙之此僕所以為子之賀也他年
遇子將望之而名利之心盡以退而語人曰晦之嘗見

異人

葉剛明字序

予之竄昭平也由湖湘度桂嶺而南雄葉適正堯道方侍親為桂州幕官一見如故人其後堯道侍親權高州教授往返昭平又數數相見及予蒙恩移漢陽堯道尊親初轉宣德簽判潯州未行又相遇於桂方親戚故舊棄予如遺之時堯道乃坦無嫌疑每見益厚殆如兄弟急難之情求之昔人且不多得而况今人乎知其可與

適道也堯道無兼侍父母深愛之堯道左右順承惟恐絲毫動親意晨昏之外治經作文未嘗廢怠秋試轉運司偶不與選不以歸咎於人惟自反曰分當如此但無以上副親望重自愧懼敢不强勉學問以幸有成予以為可與適道又豈不信矣乎堯道屬予易字於是取揚子所謂見善明用心剛字之曰剛明蓋見善不明則不知適正道用心不剛則不能適正道堯舜文王遠矣而道則自古而常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剛明而已

矣以子之才之志而以剛明克之予知子有時躍然而喜曰堯舜果與人同耳文王果我師也在家在邦斯無往而不達矣傾耳拭目自驗予之言不妄實自此始

送陳仲脩敘

金壇予鄉隣邑也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事自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餘里若飢若寒若急難失所頼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予雖末之識而識其子今廣東運判官朝散大夫某子明朝

散郎某子通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高第盛年即顯用天下之士咸稱焉又嘗監太學試得大夫長子今從事郎其次子之程文而讀之知其能世家也今又與大夫第三子塘仲脩相遇於寂寞之濵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若秋水方至而東決也承議之德積厚而發三世矣其流遠矣嘗觀真誥具載福地而金壇處一焉謂丹砂至寶伏藏地中不可勝計而有物主之必待其人然後付與得而服之昇躡雲霞

壽無終極然近世以來不聞有得之者果無其人乎抑
冥冥之中自有所付不可以世眼見邪老子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於是知家議得之矣集於其身為福禄之
盛鍾於其家為子孫之賢乃真丹砂至寶之効而世或
未之喻也仲脩行仕矣宜以父祖所以應天道之心力
學而成之且與弟兄同焉使言不為空言行不為虚行
則駟馬高蓋光動門閭世世如此直餘事耳於其與計
偕也求予贈則故序以送之

贈孫夢臣叙

淮南孫傳夢臣與其弟佃稷臣試廣西轉運司不利鬱鬱異常時余語之曰無如之何何必爾夢臣蹙然曰佃年少尚可處傳長矣家貧親浸老切切以望者此舉耳乃蹉跌不偶語未竟長太息至再三復語之曰夢臣學通經史非不博文有體要非不工兩與計偕每選益高非不遇其如有數焉不可必也三年大比興賢能士夬意十常八九苟文學未富當反求諸己如夢臣正宜歸

之於數今交游間以此寬夢臣者多矣亦有以夢臣意
内之事言者予曰未聞也曰頃下詔求言之初夢臣慷
慨追數政令盛以皂囊焚香涓日再拜而上之中途遞
兵利囊而毀書不得達其後及以妄言先烈者抵罪夢
臣獨念向使囊封無恙至今猶羈縻遠邦以為親憂况
赴舉予可以釋然矣昭於廣西最為惡地炎氛瘴霧四
時不衰行商不敢入其境過客不敢飲其水信不可一
朝居也尊君宣德俛首肩愼乃四年而後罷幸而名實

著聞郡太守知之部使者知之詒使知之相繼論薦陞見改官使尊君尚問闗選調而夢臣先及第果自安予可以釋然矣去年夢臣大病精神憹恍濵於危殆幸而愈言動猶數月而後如初今年夏秋之交疾又作雖不如去年之甚然赴試時病氣浮白未散也使去年遂危殆今年復大作則方且重貽親憂何由他及予可以釋然矣夢臣文學過人士所推重安知非造物者更欲動心忍性充養器識以為大任之資不但決科一時而已

孟子非欺世者其言比尤詳觀之益可以釋然矣夢臣默默聽悠悠思忽然而笑曰有是哉有是哉今聞命矣徐視其眉宇則中和之色津津然生矣

張循中字叙

余杜門樂川之上一日家僮以謁入視其名氏則開封張適也延之坐問其所從来則侍親官蒼梧試外臺而歸也問其中否則適方聞報與選也視其貌則澹然若得失未嘗經意也視其氣則温温乎其和也聽其言則

純純乎其誠也終日而無惰容也問其字則舊名準字子平也今名遹以夢易也初侍親之來也舟次蕪湖夜就枕若有諭之易今名者葢悟夢也未以為然也後自梧之寓晝假寐又若有諭之易今名者亦悟夢也未以為然也禀於親而易之今以此名與選而字仍舊也余易其字曰循中記不云乎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不及不足循也過不當循也遹循也循莫

如中以此事親曾閔之孝也以此事君稷契之忠也經不云乎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循中既選於外臺矣將奏名於禮部將唱名於集英移孝為忠自此始也不可勉也循中請敘於是乎書

送馬長卿序

長卿官嶺右逾十年兩遭意外事仕以弗進家以弗寧甚至妻子不遠千里赴愬於部使者而僅以身免行道之人聞之尚喈喈不已長卿自處宜何如也然禍福有

倚伏之數損益有盛衰之時旣以不幸於前將必幸會於後嘗觀拱梅之亭予今羣山無窮之氣象交集於梅下乃前日重籬榛棘遮蔽而不得見者也嘗觀莫釣之磯予今一江無窮之氣象盡收於釣中乃前日亂石沮洳阻碍而不得通者也俛仰之間顯晦頓異曾謂人而不如此乎古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後車不戒是又將覆也是乃朝夕所當深念也晦極而顯天也戒前車之覆人也以人成天不以天廢人士君子所以異於凡民頃

論之詳矣又於別也申以贈馮長卿勉之哉

括蒼先生易傳叙

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莅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大學以訓廸四方時陸公佃詩孫公諤書龔公濤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盖王文公門人之高弟也三聖之所祕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畧先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熈寧以來凡學易

者靡不以先生為宗師因以取上科躋顯仕為從官為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於今不絶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慼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固已數數然矣恬不以為欣慼亦無異

於前日也頃聞其殁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於韋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形容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

轂音集序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凖繩之果吾法邪非吾法邪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邪非吾形邪故人歌亦歌人笑亦笑求其所以為此者而弗得也嘗試妄論之所謂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所謂喙鳴合與天地為合者歟妄論之矣又妄録之而妄名之謂之鷇音集且以待夫同乎妄者妄歌妄笑云

慶禪師語録叙

禪師昭慶示寂既二十年門人德岑乃以語録屬予曰吾師出世自高郵之乾明至揚州之建隆凡三住持自熙寧之癸丑至元祐之己巳凡十七年其語盖不可勝録今所存者止此亦足以行諸方而導後學世之公卿大夫士即丈室而親炙之者多矣如高郵孫莘老秦少游括蒼龔深父會稽陸農師金華俞秀老尤其顯者今皆亡矣為之序者非予其誰曰予頃教授揚學獲從禪師游每見為儒者說儒為佛者說佛為老者說老以至

天文地理之占候百工衆技之制作靡不隨其人而應焉如千水月如萬竅風嘗試以精粗期之而了不可得豈所謂横口之所言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豈所謂喙鳴合與天地為合者歟盖惟忘言乃能得之雖無此録可也而况序乎岑笑曰予其為之

宗禪師後録叙

昔黄龍南禪師以一大事因縁出現於世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初如易親久輙難契諸方號為黄龍關然則在

所印可之人其人斯可知矣若建隆慶老保寧璣老則予之所嘗見者也若廬山總老晦堂心老則予之所嘗聞者也聞見之所不及每以訪於開士而石塔老康逺爲予亦法宗者亦南禪師之子也建隆諸老一等人也因以其門人之意出乾元後録求予叙嘗試閲之而要其至果真語乎果實語乎果如語乎果不誑語而不異語乎予皆不得而知也姑取其可以容聲者爲信心之前導云

璣禪師語錄序

天下大禪圓璣透黄龍關縱獅子吼不離當處坐斷十方胡來漢來自隨鏡現休去歇去未免氷消有時打鼓升堂聊且逢場作戲彼心有眼正眼奚彰惟眼無心真心獨契過此以往孰得而名長老正堉乃師嫡嗣知予頃歲一宿圓通謂非偶然勤以序請事不獲已序如此云

德瀾禪師語錄序

有大空谷捷出萬響洪纖美惡高下疾徐一一與聲等無知別方寂方應何所從來方應方寂何所至去一切佛祖語亦如是若作義見非第一義德瀾長老住在高臺四面皆山不知幾谷即衆谷響同作一音普聞十方隨類解說諸具眼者當自知之如或不然是何等語

印禪師語録序

雪竇古道場住持多名人莫盛於明覺禪師重顯之時四方衲子爭走席下如佛出現因以得法甚衆顯傳天

衣義懷懷傳淨慈宗本本之所傳不知其幾而四明慧印實為嫡嗣嗣法以來五遷大刹蓋嘗即明覺之丈室而居焉光續祖燈紹隆勝會縱無礙辯談不二門有時截斷衆流莫測其所以異有時隨波逐浪莫測其所以同聲聲妙在於機先聞聞逈超於言外非昔雪竇是昔雪竇是今雪竇非今雪竇泯然三世悉歸一印印予印予文彩已彰不可得而掩也覽者得之

燈禪師語録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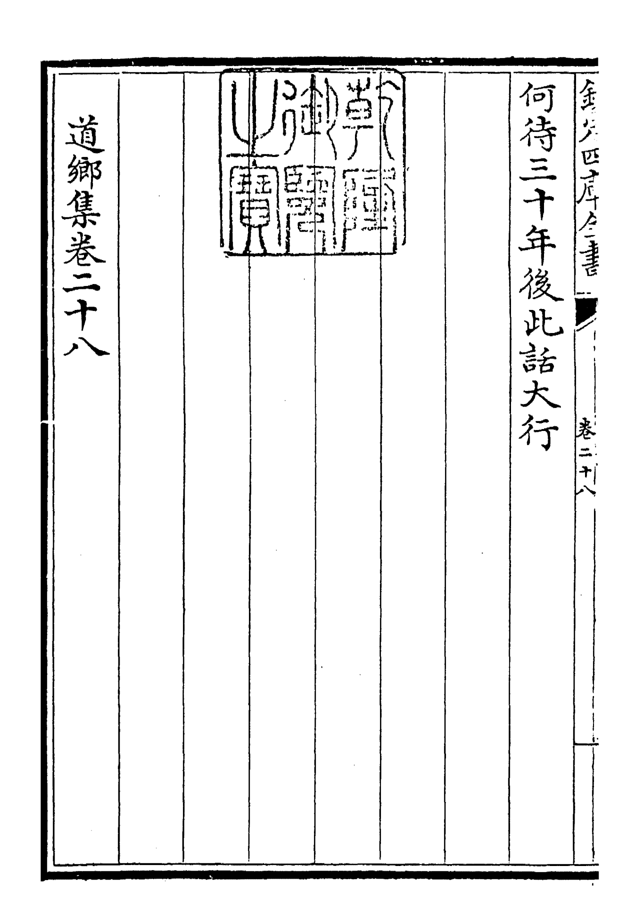
余頃在中陶甞與李濤師淵論當世之名僧師淵語余曰吾所見祖印者有道者也蚤以機緣爲世導師晚乃退居都城之等覺望其容貌如秋除木聽其辯說如夜半潮始竊以爲未始出吾宗而終也如一葦杭大海惕惕環視莫見畔岸後數年復遇師淵於都城問其所謂祖印者而將訪焉則曰寂滅久矣出其所集語録二卷示余余然後知師淵異時之言尚其可以言者師淵喜余不親炙而契也曰爲之序以發其端可乎余以爲聚

塊積塵本無取捨雞鳴犬吠元自分明猥於其間指以示人師已不得為無過者矣其徒善義又從而録之師淵又從而鏤板以傳布之余又從而為之叙以冠之是蛇足也惡乎可雖然以此為可不可以此為不可亦不可論其可不可亦不可師名智燈婺州金華人道吾法真之子臨濟之孫祖印盖其師號云

方廣譽老語録序

湖南善知識曰從譽嗣福嚴奉老子住方廣聖道場其

骨從蓮峯孤高其氣徹靈源清潤金燈現處普然無盡之燈仙磬鳴時不繫有心之磬阿羅漢既已避席諸鬼神自然運糧大丞相曾公閲人多矣許以為道友孰能先焉李習之親訪藥山豈惟忘埶裴公美久延黄蘗端為明心傳播諸方輝暎前古伊予南竄以至北歸初見師於華光不可得而親也旋見師於明水又可得而踈予超越見聞靡容擬議其徒乃集師緒語屬予冠文聊追空谷之音繪以捕風之手直須一千里外不得錯舉



何待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道鄉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　銓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二十九

宋 鄒浩 撰

策問

問古之聖人居重位操至權左右前後無施而不可者其上莫如五帝其次莫如三王非帝有餘而王不足也所遇之時異則隨而應之豈能同條共貫哉是故後世作者無以加焉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賢庶幾知言者宋有天下餘百年矣祖造始而宗

承之道德功業充塞覆載爰及今上丕受所付亹亹予嚮三王之盛兩漢而下固不足以比倫也雖然稽古驗今果無可指者乎三王云為布在方策炳若日星可究而知其所以神聖也其所以賢也與我宋之所以尚歟然而宜勉者願歷舉以告毋曰區區已陳之迹不足為當今道也

問宰相之勲非自為而成之也舉賢授能以盡人材校短量長以分事務而已獨操其要焉俾人主優游裳成

無復內外之患其為勳豈小哉荀卿曰上臣事君以人況宰相乎故禹以惠疇佐舜傅說以招俊乂佐高宗下至蕭何姚崇亦以此冠當時而閒不朽比者秉鈞之臣嘗逮十科之議使華塗顯人各薦其所知深副嗣皇訪落考慎之意真得宰相之體矣識者謂在下者或馳騁構結之謀在上者或牽制好惡之私則法雖甚良秖以為市爾盖情之所厚苟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物轉者慶賞刑威有足以勸沮固亦其勢也至於實有所

負而不求人知與不幸人莫之知則又不可得而承庸
猶為聖朝之恨也救此之弊其策安在
問量入以為出善法也推而行之惟令王之時予其略
見於王制其詳見於周官其效則公私俱足而無傷財
害民之弊漢之孝武唐之明皇不知出此而海内蕭然
矣今聖主嗣興子育億兆凡法之有未便者悉以義更
張之懽聲協氣衍溢于普天是宜詠芣苢之和平歌行
葦之忠厚以與古今王相後先也寧有漢唐之弊哉然

民之所輸雖無前日之贏而國之所用尚循前日之式未可謂量入以為出知治之士嘗以建言朝廷既欣然納之則國用宜有在所損者損百官之祿廩則懼不足以養廉損敵國之幣帛則懼不足以結好損邉陲之供須則懼不足以守禦損器械之增置則懼不足以防患然則孰為可損者否則繼自今徃其何以給之況諸路郡縣庾無陳腐之粟庫無朽貫之錢亦已久矣如之何其可

問士農工商古之所謂重民也方其盛時處之以學校田里官府市井期之以賢能稼穡飭化阜通比其既成有餘不足交相濟於上下之間則為之君者不必焦心思而智不窮於治不必疲體力而物不窮於養馮几南嚮以底太平後世稱頌焉豈不偉哉國家神聖繼興以道臨御天造而地成之恩覃根著之徒風靡編髮之屬況四民之有知而居域中者乎是故造士以三舍而書攷其行藝勸農以官師而具修其防列置監局以鳩工

而器械絶苦窳之患嚴關市以征商而豪右消擅財之權宜若無間然者然而謂之行則止於率教不戾規矩而孝悌睦婣不究其平時謂之藝則止於治經程文而涉獵傳會非由於自得以勸農則惟虛名而無其實以防列則顧暫費而畧其大若窳之患雖絶於公家而淫巧日新感移志意則於民俗不為無傷擅財之權雖消於私室而貨賄滯留稅入寖減則於國用不為無損知治者慨然於此久矣今欲去四獘致四利遠不繆於先

王近不駭於當世使無累於太平之盛如之何則可幸攄素藴直指明計以俟按察者推而上之庶幾有補於新化

問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故武王作辟雍而無思不服僖公修泮宫而淮夷攸服國家若稽古以經緯天下其於興學尤所先務辟雍屹立於中泮宫環列於外嚴其官師付以教法固無媿乎鎬京魯國之盛然而日月久矣姦偽未革囹圄未空禮義廉恥之風未勝安在

其為化民成俗邪夫廣土衆民古猶今也古興學如彼今興學如此豈今教法失其本而與古異乎豈官師非其人而不能推明上意以聳動斯民乎豈為士者不知自重而民之易之遂無畏慕學校之心乎豈長吏忽而不問不知所以誘進之乎其獘果有在於是也則教法如之何而不失其本官師如之何而推明其意士如之何而自重長吏如之何而誘進幸覃思而告焉庶幾共勉其所當為者勿使古人専美於載籍

問先王之制彫敝於末俗久矣至漢始有舉而行之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社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後世言治者推焉攷之於史其事至悉果合先王之制乎抑有以義損益而不必一二追襲其迹者蓋計見效又何在邪方今典章文物之盛非直兩漢而已然其事尚有闕而未舉者豈誠不可行歟審以為可行則如之何而可

問道德不明天下之治方術者各騁其私智而取之以

名家而授徒自以為莫已若矣奈何世之君子能折之於聖人而不可欺邪故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嘗言之莊列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揚雄嘗言之夫諸子之於道德譬猶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鄭聲之於雅樂向非荀揚力自比於孟子而指擿以待後之學者則讀其書隨其所喜

淪胥以敗而莫之止者往往皆是也其害豈勝計哉然而太史公猥以名家之學各有不可廢者其與荀揚之論果可以兩立乎是非必有在也荀卿之學揚雄以為同門而異户揚雄之學韓愈以為大醇而小疵又何其明於指擿諸子之失而昧於自救其失乎其異户也其小疵也無乃有流於諸子之習而不自知者乎顧迹其書且折之於聖人并諸子之已事告焉

問論議之不一久矣非有聖人之書折衷焉則學者之

疑惑窮年沒齒而莫之决故柳下惠少連疑於不逸者也得孔子之言然後知其為逸民禹稷顏回疑於不同者也得孟子之言然後知其為同道使孔孟之言皆如此其辨也學者之釋然不猶仰天庭而覩白日乎奈何自相違異而有不可以一貫之者孔子語子貢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孟子則以為聖之清孔子罪臧文仲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則以為聖之和孔子稱德行則兼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孟子稱善言

德行與具體而微則仲弓不與焉孔子稱文學則止於子游子夏而孟子稱有聖人之一體則子張亦與焉又言語之宰我子貢政事之冉有季路曾不得與子張并日而談夫聖人無兩心言心聲也況孟子之所願學者孔子而已其品題取捨之際宜重規而疊矩也今乃不然豈不重可疑哉諸君必嘗深攷此願聞其說

問水旱之變陰陽之數也聖王在上道贊化育亦豈能使之不臻於其時哉能為之備使不凍餒吾民而已矣

其先事也崇五涂浚五溝謹樂歲之蓄而不敢懈故雖遭變而民不憂其後事也薄征以紓其財弛力以蠲其役頒其興積唯民所便故雖引久而民不病非特如此祈禱之事人情所不能免者亦未始忽焉此其所以無凍餒之民也比年以來率土之內不水則旱每每有之民之重困不堪見聞朝廷所以仁之者固無歉乎古先之時矣知治者猶謂以有限之費待難忱莫測之變可暫而不可常則先事而圖之者又其可以已乎然溝涂

之利可修而耕必有蓄可復乎不知出此而惟祈禱是嚴殆非所謂祝史薦信者也昔董仲舒相江都閉縱陰陽以救水旱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其法亦可行於今乎幸明討之

問士方平時本原六經衡鑑千古其出處去就之節葢了了於胸中矣異日游人間世則廊廟山林自成鑿軗以畔君子之大道者尚或有之故嘗觀魯之二生竟不為漢起而疑焉以叔孫通之訣不足與同朝乎佐漢之

與足以利物其事大避遁之洗止以潔身其事小以所遭非其時乎則六合一家寛政兹始實愈於伊尹受幣呂望登車之世以禮樂未易制作乎則舍禮樂獨無可為者况情文之備雖必俟於百年而君臣之儀弗容荼於一日以故通以鄙儒誚之雖然稽其所言不可謂所養非遠且大者其於喜於為郎得金而猥以聖人頌通者相萬矣揚子遂以為大臣豈其然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二生果有得於此乎誠如是

則通之所為復非矣而遷固贊之以為為時儒宗共成大業又何也嗚呼守正似鄙隨時似諛而隨時守正者亦鄙諛之人所幸以自託也士之立節如之何而蟬蛻於二者之中乎朝廷興學正此為務諸君盍以所自期者斷其是非

問忠厚之俗既衰行葦之詩不復嗣音於天下有真賢作銅章墨綬不動聲色而封内之兒童有仁心焉孰謂王者之治獨古人専其美乎上以齊聖緝休祖宗與物

為春常恐疵癘其誠意良法固肩隨乎有周矣又妙簡郡邑之吏俾承而廣之勤勤也奈何日月浸久而衣冠之列宗族鄉黨之間所以施報尚多慙德欲冥冥之民推厥不忍以及動植之微豈不難哉君子謂獘在吏未必學學未必至者事規近效而忽遠圖耳此言似不苟者然則吏之設施如之何而可以曠然丕變與中年比以副上委寄之萬一

問兩漢多士其慷慨談治體者殆接武於朝野賈誼之

書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王符之潛夫仲長統之昌言崔寔之政論尤章章於其間諸君蓋嘗成誦而深思矣果孰得而孰失今欲取其說之宜於時者用之可乎且何說最為宜於時者别白以告

問大河之患幾千百年其間有為之君臣非不欲規長久之利使由地中行也顧曠世而未能者豈天數之有待乎聖人在上萬物遂生四夷稽首所謂大河宜不治而自理况治之以法度之政信易乎其永寧矣然而國

用方窘而重以不貲之費民力未裕而猥興莫大之役就令水涸之際勤苦而成之以遏異日之怒流未必可恃此中外之論所以騰口而紛紛也夫禹貢之所載從古謀士之所建明其利害詳矣當有可行於今者愽舉以告

問揚子雲論當時之名臣多矣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邴大夫之不伐善則以為自得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悮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則以為

社稷之臣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真之介則以為名卿夫子雲之言法言也其品藻之異豈無謂而然哉以漢人物之盛殆非後世所能擬倫而其所取者止於如此而已無乃太簡乎諸君必能言之

問潁川四長前史謂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故㝉循吏而及焉夫不欺人易使人不欺難從古以來有使之不能欺者子産之於鄭是也有使之不忍欺者子賤之於單父是也有使之不敢欺者西門豹之於鄴是也彼

四長者必居一於此矣果孰從而然乎今考其傳韓仲黄之於鸁陳仲弓之於太丘其詳可知也若乃荀季和之於當塗初不載其設施之迹鍾季明之於林慮雖以命之而實未嘗就則史何以知其所為而稱之乎將以其已然之效而逆知其所未為乎然則其已然之效又何在也如此而議人亦可乎諸君非其鄉人則寓其鄉校者聞其風而講之有日矣願以釋有司之惑

問酷哉東漢黨人之禍也始錮其身終及其五屬其所

斥止五十八人其所蔓衍殆不可勝計甚至以死處之賢者既盡而劉氏不復漢矣後世有志之士讀其書想見其時未有不廢卷而流涕者也今攷其迹以為王政不綱奄寺横逆特欲以此驅除天下之士則宰修朱並之言獨無證乎況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范滂蓋嘗言之以為事出於下而其勢必至於此則轉相汲引不為比周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者彼何道邪或謂使州郡之吏皆與史弼同膽則天下雖大何若不為平原

賢者惟義所在不以生死奪常一旦詔下就獄而不辭宜皆如陳實就死而不懼宜皆如李膺范滂奈何張儉岑晊汲汲遁逃而夏馥何顒則變形易姓世亦不以為議逮捕所急尤在名士而郭泰袁閎車犖等倫之上者乃不罹其害李篤納張儉賈彪拒岑晊其事不齊如何為兩是之諸君折疑辨惑必有處於此庶幾與聞焉

問自先王之澤竭禮禁不明於世久矣乃上由公卿下逮黎庶婚姻喪祭之儀宮室服器之數惟所欲耳不復

餘問甚者以富相誇僭擬尚方而匱之之家或恥不及則有稱本而貸空產而售以事目前之觀美者如此而欲財用足風俗厚不為太平之累其可得乎嗚呼世無賈誼即已不誤不訣有如誼者焉其亦慨然長太息而不能默也夫三代之禮惟周最盛後之稱治者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於婚姻喪祭之儀宮室服器之數差等之至備也顧博載籍而摭其所可行於今者為之計

問唐王珪善品藻人物太宗嘗以輔政者訪焉自房喬而下莫不妙盡其長亦逡廵自及也當時謂之確論令以其言而攷之已然之效則所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濟繁治劇衆務必舉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者各何在邪於此其時豪傑之士攀鱗附翼而起者實雲集於帝所其能與諸子比復幾名氏邪夫以太宗英偉不世之資而諸子又皆王佐才也相與輔相之君

臣會遇千古一時宜其功與三代相後先奈何止於貞觀之治而已豈不有敗之者乎不在其君必在其臣索之諸子果孰首其獘也真人南嚮日以覆載萬物為心非得人而為之股肱耳目則何以泮奐於九天之上然則必欲所得之人端如喬等交竭其才茂對興龍之運將何道而可彼太宗所以能使喬等入彀中亦必有道矣諸君其究之

問責古人易以古人之事而反已焉求不愆乎禮義難

夫壺頭充皆征五溪道也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此馬援耿舒所以同命而異議者也然援策既行軍不得進迄貽天子憂其視舒孰愈哉昧於決擇非智坐受其弊非勇援實智勇全其必有以善其後但不幸前死隨仇人頰舌中使尚生存其赫赫成就豈媿隴西蟜南之功乎援固齎恨已矣所謂善其後者諸君試以胷臆之竒為之籌之勿使說禮樂而敦詩書徒為虛語

問上以日躋之聖欽奉母儀紹隆先烈天高地厚一視
萬方顧雖羽飛根著之微且兾莫得而疵癘焉盖侵尋
乎三閏矣課功量德豈媿詩書之傳頌哉然而稽之人
事參之天時或未足以戢忠義之舌而折其心意者吏
多冗員民有菜色國用寖屈斷獄益繁而莫之卹歟禮
樂之典曽未制作以暢中和之化歟甘露醴泉四靈之
屬凡可以證太平者寂寞而無聞歟非此族也其奬安
在夫二帝以來其風俗之變幾盛幾衰灼灼方策必欲

黎民於變時雍如放勳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曁鳥獸魚鱉咸若如夏后仁及草木如周家忠厚之時
則何道以致之歟將先索吾弊之本原以新厥圖而後
臻此歟昔唐太宗鑑古知興替後世以為美談然則今
所宜鑑以永無疆之休亦必有可以一二舉者諸君抱
術略以待制策久矣願以所欲剖露於丹墀者前破有
司之惑
問古人遠矣其窮達之際德義功業之詳類可以迹攷

善學者誦其詩讀其書師友其人於千百歲之上若前席而處雖其名字至有易以從之者其志願何如哉諸君黄卷中與古人晤語不為不久所誠服而思齊者誰氏體之以善窮達者其事安在孟子學孔子揚子比孟子固平日講論以為當然者也可以自任而不如此乎願昌言之以信所養

問兩漢禍天下前以外戚後以黨錮其已事甚著見開卷者所共知也然而禍不頓成譬猶水患必有蟻穴之

隙先焉弗慮弗圖引以日月然後一決而不可禦就使神禹之知亦於此乎默默矣以彼其時輔弼朝廷委寄郡國相與成天下之務者繼踵而越奈何獨無一賢建明防微杜漸之計乎將其建明而未善或既善而君莫之用或天之歷數當然皆未易辨也夫天之歷數與君莫之用固所不論若其無所建明雖建明而未善則於誰責而可諸君試代古人受其責焉果以何者為禍所從來復如之何而為之計而可以止末流之紛紛乎

道鄉集卷二十九

道鄉集卷三十

宋　鄒浩　撰

策問

問三王之治不能無弊救其弊者豈異道哉酌忠敬文之宜還相為尚而已後雖聰明睿知之君未有外此而太平者也語不云乎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天啓真人適繼五代之亂因革損益以至於今典章煥然固無歉乎三王之盛矣或謂變而通之以隆億載之謀與

天地長久正在所務然則所當變者何事無乃損文用忠如董仲舒之策乎果在是也倘欲改作上下便之不駭不擾且不悖於古訓如之何則可

問晉之平吳唐之平蔡皆赫赫不朽之功豈獨二君斷然破浮言以成之哉亦其所委以制勝者極將帥之選也然孫皓且降而唐彬逡巡而不進元濟方殲而李光顏蹣跚諸屯以摧其鋒其事不齊而一時之清議萬世之信史皆以為然嘗竊疑之盖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二將果知難而果見可乎果捨此而無策乎使王征虜龍驤之徒與彬同退則長江水易越使韓宣武烏河陽之徒與光顏同進則不必四年而後克蔡以二將為然則諸將之事非歟抑其是非自各有在而不可與二將併日較也夫當時納策之臣多矣其君或用或否其成功因以異焉卒有媿乎始聽之不審者亦可兼論以究本末勿闊略而不告

問漢末士大夫非復前日之盛矣其以文學著稱如建

安七子猶足以灼古今而工翰墨者自以為弗及也方其盛時雖邯鄲繁路二丁楊荀之流以警敏傾多士者且不獲與之方駕一涂則曹氏父子委身從其遊是豈苟然而已哉夫文者德之華藻也有物於此根本固存春陽動之以赴發生之會然後華藻形焉其物不齊未有無根本而然者七子之所養斯可以坐判矣今其書傳布學宫諸君所該覽也果孰賢而孰否其文之高下果如文帝之論乎抑有論之而失其實者乎使其克享

長年且委寄不止翰墨之選其為事業又將如何其與
隆漢儒之功果能比肩而無媿乎吴季重與七子均賔
禮久矣而文帝之論初不及之亦有説乎願析疑以告
問冠婚之禮聖王重之所以善天下之俗而謹其始也
雖臣民且不敢不勉以取譏當世況其所視効而在上
者乎故加元服納后自兩漢以來皆莫之敢忽上嗣位
於今六年以其時攷之則是禮也盖可以繼舉矣比詔
儒臣參酌故實著為新書其於納后之儀亦備矣至加

元服則初未有聞豈以古先之儀既善不必損益而後宜於今邪抑亦當損益而行之歟所謂新書亦果無可以措一辭者歟此太平之盛典也其以所學議之

問短喪非仁也貨殖聚斂非義也干祿學稼非智也不遜非禮也凡鄉黨自好之民或莫之肯為而況志道者乎宰我子貢冉有子張樊遲季路又皆游聖人之門旦暮侍側號為弟子非若後世之士聞其風而願學焉者也宜其盛德尊行揭揭乎覆載之中以模範來者反不

以仁義禮智為已任邪使其燕閒講習之際泛然及之

已足以汗顔矣奈何聖人之前言之而不怍為之而不

厭甚至以理詰之而猶執以為是孟子曰聞者莫不興

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揚子曰侍君子晦斯光窒斯

通亡斯存辱斯榮敗斯成噫其然豈其然乎異日聖人

論人物焉又皆在所取何也朝廷教養官使之法備矣

如二三子乃士大夫所仰以為不可及者也不幸昧者

不師其長而用其短且援以自況其為至治之累不亦

甚乎不可以不辨

問世之語治者謂仁聖在上天宇清明固以比隆詩書之所載然其間不無可慮者則官冗之獘是也夫官冗之獘非獨今也漢魏以來病之其救之之策不過省事省吏而澄其源屬者臣列獻議不惟不出於此猥欲郡邑之間創立新職增廣舊員以紓四選目前之急朝廷受而用之無乃滋為冗乎夫目前之急雖云少紓而來者踵繼積以歲月其勢又急又何以待之況國用減於

貫朽粟腐之時久矣固當命官分局裁節浮靡量入而為出矣今重以數外之禄秩蠧之亦未見其長利也因恬而不知變豈不軫垂衣之念乎其以所欲輔世者策之勿曰此廟堂之任而非士憂

問諸葛亮天下奇才也方其龍卧隴畆固已納宇宙於胷中一旦為先主起其功烈表見於世當有以高出管樂之上不幸不就以死世之英雄所以每每慨嘆泣下也向使老壽不衰以極其經綸之藴非合鼎分以為一

其志肯遽已哉然魏吴皆勍敵魏方深謀以抗其鋒吴方據險以俟其釁憂不在北必在南又況羣小熒惑於其主乎其何以處之諸君討論舊矣試以逆知其所未為者策焉勿含糊不告如亮在荆州時

問堯舜在上不能使普天無黨與之人惟其偽不雠真邪不醜正羣小拱手聽命於君子此二帝所以成至治者也後世失之亟以取禍由漢而下覆轍相尋其託之汗簡以為來者戒豈不章章然哉上以日月之光無隱

不獨其沛為雨露鼓為風霆使萬物職而理焉蓋妙盡
其道矣世之黨與偏頗媒蘖以自固然諸君子潛心忠
義茍或私憂如墨子而欲以涓塵之慮助海嶽之高深
則其策必有所出試慷慨落筆勿俾洛陽年少憤無蹱
其後者且庶幾不負仁聖作人之意
問昔之君子謂古今人不相方始竊疑其失言比操以
驗之於世日久而數多猥欲不信弗自許也古者吐握
進天下之士而今或杜門為孤忠古者借劍斬佞臣而

令或噤不出一語古者攬轡志在澄清而今或託公以示寵古者德信懷敵國而今或干戈生事古者進必屢聘而今或驟至公卿古者未老輙歸而今或耄期眷眷於位其它盖不可以縷指豈古今之變使之然歟抑其人物自有辨也必欲力救其獘則何策最為盡善諸君籌之

問西漢議分國以制其變屢矣在文帝時有若賈誼在景帝時有若鼂錯在武帝時有若主父偃其趨一也然

誼不見用錯以禍死偃以成功譬猶魯人進趨之方宋人不龜之藥其得報相絶何哉使諸君為斯世也功成如偃吾志也不見用如誼吾不知也不幸如錯奈何鑑之而不言非事君以忠言之而不免非明哲以保其身於是審處而兩利集必有道焉其以中心藏之者為迷途指其冥行

問班固作表列九等以序古今之人自以為顯善昭惡貽勸戒於不朽奈何張晏喋喋掎摭其失顧晏之雖論

不能無差如顔氏言然其失終不可追葢論人者務當其失而已老子田單列在第四魯連藺子列在第二無乃過與不及而非其實予必欲矯以篤論則此四人者各於何等處之而後宜邪且兩漢以来其以善惡著者多矣中人以下固不足品藻其上豈無可與四人並列者予試枚舉之毋曰先聖猶不暇方人而不予告

問帝王既逺道德之風不舉而公卿大夫忘已狥物以浮游於聲利之中其日久矣故雖師法如張禹而曲意

於王根中庸如胡廣而奪常於梁冀後世表微之君子至有廢卷而流涕者彼其所感豈徒然哉恭惟祖宗規模萬世開明道德造化人才上主承之重以慈訓赫赫乎二帝三王之盛矣還復今日宜其隴畝之負芻市井之候時間有奇節以動寰宇之視聽况朝廷之公卿大夫其肯不初終一操以辜天地之賜乎然而世之語治者猶竊以為萬一不幸有非其人者出焉大用之以輔世長民小用之以涖官行法彼將首鼠顧望城狐憑陵

肆其狼貪濟以狙詐近惟身謀遠實子孫計嗚呼其禍動植而累清平詎可以擢髮數邪然則必欲公卿大夫一皆雍容義命以茂對興隆之運果何道而可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諸君服膺名教以待詔音亦既有年盍以了了於常心者策之以告

問炎漢開基至文帝之恭儉其靖也久矣干戈化為俎豆㢘恥生乎里閭自後世觀之千載一隆亦庶人不議之時也賈誼少年耳崛然諸老中亹亹論天下事慟哭

流涕如不幸遭叔世者彼其前識豈與管闚蠡測之士同日語哉上以天德出治以篤邦家之祜其軼漢文遠矣然蟻穴不窒必成水憂故突不曲必有火患弊固多藏於隱微而世常易之以為不足動心諸君稽古驗今亦嘗極慮於此乎如其得之願條舉其利害而策其當勿使人物者直曰惟誼通達國體

問孔子語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不備不

足以守其宗廟況立乎人之本朝以上承下庇而無所媿怍乎夫先王之法服備載禮經可以攷而知也至其言行則何者為是如之何而道行之旨未之前聞且欲令之卿大夫一出於此又何自而可并以辨惑

聞昔之論六經者多矣莊周指其所導揚雄指其所辨班固託之於五常而易為之原皆顯聞于史中以為信然而謹從之則其書復有所謂豈其所以迹有所謂簡易有所謂同歸果孰為定論哉將別之以指其異者不

必猶而合之以會於一者在所先乎且其言意之妙亦必有可以容聲者諸君挾策既久當以深造於此願因數子以告

問君子野人相養治天下之通義也自先王之法削迹於後世而野人始受獘君子不獲安享於其上至唐祖庸調興焉識者以為近古聖朝有作頗襲唐舊於是三者獨置弗講豈其變為兩税已數百年故不可復抑亦時異事異未必有以利吾國夫財力困矣先王之法既

難以遽行而號為近古者又沮格如此無乃重困元元乎諸君學道愛人其參酌而為之計且并唐之所以廢舉之詳以告

問學問果博乎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果要乎孔子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孰從而可且所謂求者如之何而識亦宜以自得之者悉形於言

問自昔論四民者多矣莫如管仲為最詳其書具存其事事可攷亦有宜於今而可行者乎條舉以告

問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行義聽命而已矣惟行義故不失己惟聽命故不怨天是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今欲學者皆出於此果何道而可

問鄉飲酒之禮先王所以善民俗而成治道者也廢而不講不知幾年矣今欲舉而行之可不可邪詳著於篇

問韓文公讀荀子欲以孔子刪削之志削其不合於道者以附於聖人之籍自信任重矣然徒有是言而已其所削者蓋莫之見也諸公試以文公自任者自任焉荀

子之可削者果安在予當如之何而削之邪其可著者果足以附聖人之籍遺天下與來世予寘其人於孟揚之間果為至當之論乎若以文公較之三子又何如邪皆不可以不辨

問民貧久矣方時豐穰猶或凍餒而無以自存況重以荐臻之飢饉乎元祐以來幾遣使而幾施惠矣而著在甲令之事不易焉然流離以死者猶每每道路必反其本而為之計則舍田桑宜若無可為者柰何論治之君

子以爲迂濶而莫之省徒虛名而已夫國之所以爲用者取諸民也民不務農國用且不足雖欲沛天地之澤以賙側陋其可得乎然則舍田桑亦有可以足民者乎前古已效之政亦必有載於方策者願幷言之

問地不可棄兵不可黴將帥之任不可忽三尺童子舉知之老謀於位者輙反此以爲便故斷然力行而憂患滋矣雖追數其罪而痛懲其身竟何補於已悔哉上既收攬政柄紹休前烈而推轂以授鉞者又皆一時之可

人曽不刻期𡚁有竒功釋巖廓西顧之念可謂盛事然議者猶謂邊釁易開久姑息之以導其驕遽繩治之以肅其分其心豈易量也勁風隕木膠且折矣所以善其後者宜必在將帥方略中諸君亦嘗以所欲折衝於罇俎者慮之否乎夫大竒正之變雖不可勝窮而要其歸宿不過沈幾伐謀因敵制勝兩科而已厥有深得悉著於篇毋使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徒為空言以媿吾夫子問聖母擁上主以臨涖天下思紹祖宗之烈比隆唐虞

之治一夫失所如已致焉蠕動根著欲遂其性意至美也設經陳紀參以古今絲毫叛義弗因弗革法至良也舉而措之以御亨嘉之會有識之士豈能指摘於其間哉或者以人物不足為患其亦有說矣盖美意良法雖出於上心有奉行之者然後能廣其澤於元元其識不足以明理才不足以立事脅之則懼而無敢毅之氣觸之則動而無并包之量則上之所期以為利者反不知其幾何害也以為敎養不備則庠序固已棊布於中外

以為推擇不精則保任固已遞責於達官以為勸沮不明則是非賞罰固已嚴於功罪之際嗚呼何為猶不足邪嘗觀漢宣之世其治民者且有黄霸王成龔遂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屬皆藹功迹見紀史氏方今盛時比之歉然其故何邪幸究其弊之所從與漢臣可紀之功迹詳著於篇

問聖人既沒諸子並興各騁其智裂道德之全以自師承而名家焉其書猶存其迹可攷楊朱蕩而不法墨翟

儉而廢禮韓非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宋鈃蔽於欲而不知德慎到蔽於法而不知賢申不害蔽於勢而不知智惠施蔽於辭而不知實其於道德譬猶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鄭聲之於雅樂世之學者茍其智不足以判邪正於疑似之間則未有不讀其書隨其所喜淪胥以敗而莫之止也其害豈勝計哉朝廷患之比詔有司嚴為禁令以限天下學者之習過漢武之舉遠矣且昔者楊墨塞路孟子闢而闢之廓如也夫孟子乃諸君子之

所願學者也今聖王在上以道德為學者師且曉然判其邪正固非孟子之時所能擬倫而諸君之於諸子亦無事乎闢之也設欲闢之其以何辭乎揚子曰衆言殽亂則折諸聖以諸子折之於聖人其失各安在乎太史公又以謂名家之學各有不可廢者是果然邪抑其繆乎幸并陳之庶幾自比於孟子之意

問古之所謂功名者非有意為之也以其所得舉而措之於物感之際不徒善一國與當年又足遺天下與來

世識者迹其盛而稱之以為功名云耳此其所以大過於人為逢辰之君子慨然歎慕以為未易及也歟今天子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神而明之以訓多士蓋將拔取於尤與之偕功名之享也士於此時豈不至幸然古人之已事諸生既已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無疑矣若其所以致功名而不朽宜亦有得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嘗試言之以信他日進為之大略

道鄉集卷三十